鈞焉服於有禮
社稷之衛也

弦章齊大夫景公飲酒七日七夜不止章諫曰臣願君廢酒也不聽請賜臣死晏子入見公曰章諫子曰願君之廢酒也不聽賜臣死如聽之是臣爲政也不聽又愛其死晏子曰幸矣章遇君也令遇桀紂者章死久矣龍逢比干死未聞其君哀之也公欣然爲廢酒

陳須無敬仲之後諡文子文子見崔武子退曰崔子將死乎謂君甚而又過之罹禍必及子而下能有罹慶之亂自賢子而下能齊有崔慶之亂自賢子而下能

卓然自守不污昔唯文子一人

盧蒲就魁齊臣景公時欲賦民一丘出車一乘不從者死有邑宇泣曰微邑之賦急矣四丘一乘尚弗支也況倍三乎吾寧死耳不忍死民也弗奉令公使人讓宰且召與俱來宰至入見頓首曰臣無罪盧蒲就魁在側斥曰汝烏得無罪立殺養民方也將民肥國今也弗不腹民膏血以媚奸臣罪一也公既棄民汝反欲愛民敖諸侯不敬侵伐鄰國罪二也過國之宰皆狗公欲敬得以盡自匿而然死之罪三也故烏得無罪公笑



而赦之

苑羊牧之晉大夫齊師伐晉晉子將戰牧之諫曰齊師弗敵敗齊師於壽餘齊侯伐晉晉人於是大惡其君

晏弱齊臣嬰之父嬰宣公十四年公孫歸父使於齊與晏弱言魯樂弱曰子家其亡乎懷必貪貪必謀人謀人人亦謀之一國謀之如其言

何以不亡

公子鉏齊大夫齊侯欲以師伐季氏公子鉏納昭公使飢帥師以從公

鮑牽叔牙之後靈公會伐鄭使牽居守夫人不慎牽言之國武子而禁之夫人譖於公牽得罪

鮑國叔牙既得罪乃召而立之

公孫蠆即子尾齊公族誅諸慶氏與之邑受而稍致之君子以爲忠

郭榮齊人齊靈公屢侵魯晉牽諸侯伐齊侯敗將逃榮仰馬諫曰社稷之主不可以輕輕則失衆君必待